

清朝野史大觀 卷六

清人逸事

上海書店

清朝野史大觀 卷六

清人逸事目錄

朋黨

顧總河

顧琮之風節

四三麟鳳二六鴻鸞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母封記

謙語成識

納親之功過

兆武毅公

讀卷大臣不習漢文

阿文勳不修刑部則例之用意

阿文勳訓子

倚松亭

阿文成之於李副將

頁

阿文成之於岳大將軍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用兵四則

阿文成之遠慮

阿文成公相度

阿文成立朝之恭愼

阿文成知和珅之奸

梁提督

陳方伯

蔡太守

金文簡公

魏青天

謝濟世不屈於學使

諸襄七

衛司空

陳法之操行

拉傳二公

傅文忠公之謙

傅文忠身後贈郡王爵銜

官場勢利

李漱芳

謝金園憐才愛士

巴延三

直恪公厚德

蔣封翁

王文肅

甘莊恪

雷翠亭持躬之正

雷翠亭劾奏余棟奪情

張船山風節

渺丈夫

吳南溪

胡清恪敢言

錢文端少時之貧

錢文端公有知人鑒

劉文正公之直

清人逸事目錄 卷六

二

劉文正督河工之風厲	一九	盛司寇	二六	和坤之貪黷	三四
朱簡河狷介	一九	記方敏恪公二則	二六	和坤納賄	三五
張廷琰之謹畏	二〇	方敏恪片言同天	二八	正珠朝珠	三五
秦簪園少時之盛德	二〇	方敏恪公不納故友孫女爲妾	二九	和坤宅內之鉅燈	三六
顏軍門棄文就武	二〇	外臣賜花翎	二九	和坤之家財	三六
楊中丞精相術	二一	方勤襄公盛德	二九	和坤庫	三六
德文莊父屹於和相	二一	裴宗錫疏請栽橡樹飼蠶	二九	和宅太監	三七
德文莊家四世翰林	二一	轎夫比京官	二九	和坤姬妾	三七
葉孟兩公之清介	二一	齊召南敏悟	三〇	和坤詩	三七
吳崧圃協揆之文章經濟	二二	記許樂亭事	三〇	和坤墳塋	三八
裘文達長於行軍治水	二二	張巡檢杖太監	三〇	和坤後裔	三八
裘文達公課子之嚴	二三	徐中丞	三〇	傾軋可畏	三八
裘文達之愛士	二三	趙甌北守鎮安	三一	一團和氣	三九
于文襄之敏	二四	來懋齋	三二	伍相國	三九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二四	入相奇緣	三三	伍彌泰之於和坤	三九
朱竹君之不肯和同	二五	和坤善測帝意	三四	郭大昌之於和坤	四〇
梁瑤峯	二五	和坤善謔	三四	寶東皋爲和坤書扇	四〇
阿司寇	二五	和坤伎刻	三四	兄弟同榜	四一

劉文清語

四二

錢南園通政之敢言

四六 吳雅中丞

五三

記和珅與劉文清不洽

四二

孫伯淵不阿權貴

四八 彭芝楣

五四

劉文清之戲和珅

四二

孫淵如洪亮吉氣節

四八 陳文肅少賤習勤之效驗

五四

劉文清晚歲改節

四二

曹宗承義行

四九 爲百姓哭

五四

嵇文恭公

四二

紀曉嵐之機警

四九 舒文襄公豫定阿逆之叛

五四

嵇文恭公不爲和珅書楹帖之委曲

紀文達煙量

四九 來文端善相馬

五四

四三

老頭兒

五〇 信勇公

五五

嵇文恭清操

四三

紀文達奏對之敏

五〇 達瓦齊

五五

曹劍亭勳和珅

四三

灤陽續錄之新發明

五〇 福文襄被異數有十三

五六

曹侍御以幼和珅家人得追贈

畢秋帆之得狀元

五〇 嘉勇貝子將畧

五六

管侍御擬劾和珅

四四

畢秋帆發庫銀賑濟

五一 剃髮

五七

記謝御史

四四

畢秋帆力保張回子不反

五一 輜夫

五七

謝薌泉之疏闊

四四

畢秋帆釀成教匪之亂

五一 福康安與夫之橫暴

五七

燒車御史之子

四四

湖北謠

五二 賑卹辦差

五八

武虛谷之行誼

四五

畢秋帆壽和珅詩

五二 部吏口才

五九

武虛谷杖和珅番役

四五

畢宮保追給客金

五二 副天保

五九

武虛谷借警墨吏

四五

袁簡齋之折獄

五二 公子漫遊

六〇

錢南園劾奏國泰之勇決

四五

隨園有二

五三 福郡王之薨

六〇

福文襄王夫人

六〇 三文敬公大節不苟

六八 沈樹聲

七四

蔡必昌

六〇 閱撫軍之谿刻

六九 許墅關

七四

花老虎

六一 海蘭察之將略

六九 玉主

七五

宋總兵

六一 海超勇盜馬

六九 陳星齋太僕被毆

七五

張總兵

六三 福康安周旋海蘭察

七〇 仕途中豪俠風

七五

李杰

六三 高宗恕海蘭察

七〇 莊侍郎廉鯁

七六

馬彪

六四 海蘭察有忠勇之子

七〇 莊有恭

七六

楊夢樸被禍

六四 溫典史殉節

七〇 蔣予蒲

七六

董天弼之忠勇

六五 劉德

七一 金海住先生

七六

馬提督晚節

六五 沈廷芳禮賢愛民

七一 尹舍人以清白遺子孫

七六

馬壯節死事

六五 康臬使保全孝女

七一 尹閣學

七七

李恭勤之權變

六五 博爾奔察

七二 孫春台中丞

七七

李恭勤之廉能

六六 博爾奔察之詭譎

七二 孫文靖公居鄉時事

七七

柴大紀冤死

六六 黃文襄公

七二 孫文靖公之政績

七八

王壽

六七 黃文襄設幕館事

七三 孫文靖公先德

七八

壽同春布衣謀復淡水廳城

六七 熊知縣

七三 孫文靖從征緬甸時遇險

七九

程文恭公遭遇

六七 吳達善

七四 奎壯烈

七九

李昭信相國

六八 李愷長髯

七四 富勒渾

七九

許壯烈

八〇

王文儔

八六

王儔

九四

馮柯亭能以禮事親

八一

韓桂舫衛生

八六

錢侍郎規皇子不應叱辱大臣

蔣詔年之孝行

八一

查學詩

八六

泮菴破回逆事

九四

馮郎中

八一

蘊大司空之異性

八六

萬梅皋

九五

姚立德協守東昌府之鎮靜

八一

伊莘農相國

八六

額勒布官兩淮時之清廉

九五

烏大經智略

八二

鈕姓門庭之盛

八八

沈孝子負骨歸葬事

九六

陸朗夫中丞之鎮靜

八二

滿員笑柄

八八

吉慶之清廉

九七

陸朗夫清德二則

八二

乾嘉人才

八八

瑚圖禮

九七

陸中丞之愛民

八三

嘉慶初年督撫

八九

獄中祭酒

九七

葉副將

八三

嘉慶初年諫臣

九〇

曹文恪之健談

九七

牧菴相國

八三

權臣奢儉

九二

記林子川事

九八

長相國徵回民賦稅

八四

海參領

九二

陳若霖治獄詳愼

九八

楊天相之冤獄

八四

祿相公

九二

岳青天

九九

陳耕巖

八五

佛典屬

九二

鄒齋政績

一〇〇

秦大士

八五

松相公

九三

李方伯冤獄

一〇〇

趙芥堂

八五

松文清之廉節

九三

鄂中丞

一〇一

吳祭酒

八五

松相國除吏部

九三

伊中丞

一〇一

沈歸愚尙書訓孫詔

八六

松相國宴客

九四

桂香東侍郎

一〇一

王文端清節

一〇二

董太傅度量

一〇八

勒相善用人

一一五

王文端嫉和坤

一〇二

董曹兩相國不憚時望

一〇八

仕途中炎涼態

一一五

貪墨之風

一〇二

駱六

一〇九

倭什布

一一六

王文端之守正

一〇二

完顏藩司

一〇九

魁制府

一一六

王文簡公言人所不敢言

一〇三

伊桑阿之無恥

一一〇

清查浮數

一一七

陸侍御

一〇三

查小山

一一〇

大吏好殺

一一七

張茂修

一〇三

粵東潘氏

一一〇

成將軍

一一七

一目十行

一〇三

朱文正公

一一一

明參政

一一八

莊虞山總戎

一〇三

朱文正清德

一一一

明亮建功

一一八

戴吳二公

一〇四

朱文正之風趣

一一二

明文襄

一一八

戴文端

一〇四

朱相國號盤陀老人

一一二

阮文達之祖德

一一九

大庾戴氏之恩眷

一〇五

黃左田

一一二

阮元眼鏡詩

一一九

吳槐江同值軍機之異詞

一〇五

典史被笞

一一三

阮文達公拯嬰法

一一九

吳熊光隆遇

一〇六

徐端

一一三

任昭才

一一九

亮總兵

一〇七

額經略小史

一一四

張永祥

一二〇

董文恪力變川省華侈之風

一〇七

額威勇公將略

一一四

瀨寫押韻

一二〇

董文恭不愧爲社稷臣

一〇七

額勒登保用兵蒼溪

一一四

戴簡恪公

一二〇

董文恭臨機鎮定

一〇八

勒相知人

一一五

驢車尙書

一二一

小泥人

一二一

劉清

一二一

花杰誣劾戴文瑞及狀元洪瑩

李壯烈戰績

一二一

嚴士鏐不畏強禦

一二二

一三七

南海伍氏

一二二

軍營之奢

一二二

黃封翁 一三七

百制府剿撫海盜

一二三

傅厚庵

一二三

莫侍郎耿直 一三八

殺賊改爲撫賊

一二四

姜制軍幾誤劾傅同知

一二三

百文敏御下之謙

一二四

劉鳳詒

一二四

百文敏之折獄

一二四

景德因奏請萬壽演戲獲咎

一二四

張保

一二五

姚中丞

一二四

二楊之遇合

一二五

批斥姚祖同存心刻薄

一二四

楊時齋將略

一二六

言官紕繆

一二五

楊時齋言用人

一二六

武進士臚唱誤班降甲

一二五

楊時齋威震回疆

一二六

記楊樸曾召對事

一二五

楊誠齋勇略

一二八

汪如淵

一二五

剖心記

一二八

康方伯

一二六

阿財神

一二〇

周興岱因規避大考獲咎

一二六

賽將軍

一三〇

廣虞虞之死

一二六

兩廣總督部堂慶

一三一

廣興周廷棟因民謠獲罪

一二七

蔣作梅令南川時政績

一三一

王應辰以驕抗賀禍

一二七

清朝野史大觀卷六

清人逸事

朋黨

清雍乾時，朋黨之習正盛。世宗嚴懲其風，終不少殺。滿派則鄂爾泰領袖，漢派則張廷玉領袖。而田文鏡、李衛、尹繼善、汪由敦皆其附屬品也。乾隆五年，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田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乞罷其賢良祠論。旨此等事何須兩面爲之？若行撤去，豈不悖前旨乎？使田文鏡尚在，朕不難去之。今已死在祠，與不在祠何礙於事？況今之在祠將來應去者，正不知其幾何也。何兩面於田文鏡？朕親觀雅爾圖此奏，并不從田文鏡起見。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祠，以爲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不合，特借田之應撤以見李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乃奉皇考諭旨允行者。今如撤去，是反前案矣。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乎？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均督撫中爲皇考最稱許。

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而三人素不相合，衆所共知。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人奏直隸總督改爲巡撫，外間均以爲鄂爾泰之意。又李衛子李星垣初到京師，即奏稱伊父孤身獨立，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一武職小官，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敢施此伎倆？汝新進之人，即在此念甚屬糊塗。李星垣陳奏時雖未明言，朕即知其指鄂爾泰也。從來臣工之病，莫甚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大員，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而無知之徒妄行推測。如滿人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尚侍中亦所不免。即如李衛身後，無一人奏入賢良祠者，惟係嘉淦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陳奏耳。又如今日進見之楊超曾、田懋均，朕親加拔用，何嘗有人保薦如衆人之見則以二臣大有權勢之人，可操用舍之權，其視朕爲何如主乎？又如武古爾德爾因坐台託故不往，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崔起潛一案，擬罪具題，鄂爾泰曾爲密奏，朕

降旨從寬。外間卽知爲鄂所奏。若非鄂私洩於人。人何由知。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又前日刑部侍郎員缺。朕原欲批用張照。因鄂爾泰未曾入直。而張廷玉在內。朕恐人疑張廷玉薦引。故另用楊嗣璟。又勵宗萬人不安分。鑽營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尙堪驅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而外人以爲張廷玉所劾。其實勵宗萬保舉得賄一節。果親王亦經奏聞。并非出於張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大公。朕之繼述。期於至當。如謂皇老所用之人不當罷斥。所退之人不當登進。則鄂爾泰豈非告退閑居。而朕起用之大臣乎。茲將前後情節宣示。以破朋黨之說。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

顧總河

顧總河（諱）伊爾根覺羅氏。太傅公顧八代子也。太傅爲世宗授經師。遊蒙恩恤。公以廕起家。乾隆中累遷至河東總河。性鯁直。好宋儒書。日惟一編。相對燈火。焚燬如諸生。以古名臣自命。大事侃侃。不避利害。人以鐵牛呼之。鄂文端曰。是真鐵漢也。果於友誼。之河督時。前督完顏偉病於署中。家屬已先行。公爲之守護湯藥旬日。

無倦容。完顏公謝之。公曰。吾輩共事。君父與昆仲無異。安有兄病而弟不經理者乎。況公家屬已去。琮敢不匪勉從事。完顏公感激垂涕。後卒於署。公董其喪事。含殮從厚。人爭稱之。所統河上兵卒。皆文弱少年。教以兵法技藝。嘗與李敏達公（衡）遇。李素以知兵自負。其親隨率關西壯偉之士。笑謂公曰。若此何以禦敵。公笑曰。狄武襄以少俊爲西夏所輕。故製鎗金具。接戰恆多奇捷。安用外貌偉哉。命與角。祇李兵應聲而倒。李慙而謝之。

顧琮之風節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子也。風骨挺勁。在滿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時人爲之語曰。前徐後顧。剛亦不吐。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爲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頗赫。騎從如雲。道出袁浦。竟豫二州方而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以爲厮養。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

傲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廛。惟公實允蹈之。

四三麟鳳二六鴻鸞

尹望山相國內召後。贊畫樞要。退居賜園。公子十二人。排日至園奉侍。時謂之四三麟鳳二六鴻鸞。蓋羨其子多且賢。如荀龍買虎之比也。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諱（繼善）字元長。姓章佳氏。世居盛京。父文恪公（泰）罷祭酒。家居。世宗居藩邸時。奉聖祖命。祭三陵。會雨宿公家。與文恪公語。奇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舉京兆。曰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世宗踐阼。乃止。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世宗喜曰。汝泰子耶。果大器也。入翰林。未踰年。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去釋褐甫六載。公自哲少。鬚豐頤。大口。語聲清揚。體孔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年三十餘。卽任封疆。遇事銳。燭犀。刻八面。瑩澈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督南河。世宗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敏達公（衡）入覲。過清江。傳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

身之深淺。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儻河淺壩開。宜流太過。則湖水弱。難敵黃之強。幕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輟御衣冠賜公。加公太子太保。高宗登極。公屢任中外。先後督三江。幾三十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爲故鄉。渡黃河。輒心喜。不侵官。不矯俗。不善怨。不通苞苴。嚴肅儼從。所蒞肅然。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每遇艱鉅。紆徐料量。靡不妥帖。而性善謙下。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行。勿以總督語因循也。以故鮮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僞稿及各邪教等案。皆株連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去煩。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長於奏對。世宗問曰。汝知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是矣。公應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不學其愎也。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襟推轂。提訓孳孳。如袁簡齋太史。劉石菴相國。秦

淵泉狀元。皆公所提唱。後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留江南。省次年召還。臨行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過村橋野寺。流連小住。慰勞送者。其再督江南時。吳民有吉甫。再來天有眼之謠。年八十餘。卒於位。三代宰輔。世人榮之。

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

尹文端母封記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侍妾。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文端調雲貴入覲。世

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貧所生。未敢我而遽奏上。乃以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懇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畢。罩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絃服襪飾。花釵燦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聖書高呼入曰。有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扶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踉蹌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卺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歡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面奏及之上。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之運耶。公纔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歎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

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謙語成議

桂林陳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歸。方戎途。傳聞文端驕筆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訥親之功過

訥親以恃寵驕倨。復貽誤金川軍務。致罹重譴。聞其人操守頗廉介。當隆降赫赫時。門無苞苴。部院司員以公事關白。必反復駁詰。見有才器出衆者。薦引惟恐後人。訥贊樞垣時。武毅謀勇公兆惠。誠謀英勇公阿桂。均爲庶僚。訥卽密保二人。內堪尙書。外堪督撫。無一知者。迨訥身後。高宗將原摺發出。人始服其論薦之公。然則訥雖功名不終其識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祿者可比。宜高宗之異常眷倚也。

兆武毅公

徐英公選將。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笑其誣。然果有恃福命成功者。如耿恭終反玉門之道。渾瑊不荷吐番之枷。載在史策。近日如兆武毅公（惠）其人也。公白氏。孝恭仁皇后族孫。王師定伊犁。公從事偏裨。會將軍策楞玉保等先後擢職。命公權護其印。未逾月。四衛拉特部受阿逆指揮。四部齊叛。欲擒公。獻阿逆。公知之。而所帥惟蒙古兵二千。軍官數百。諸將震懼。永相國（貴）時在軍。曰。均死也。與其束手待斃。何若全師以歸。且戰且行。不過逾月。可抵邊境。（時以烏魯木齊爲鎮邊）皇上念戰士之苦。未必盡責於法。（先是永將軍當以退兵伏法）縱受斧鉞。不味狐死首邱之義。士卒猶得生也。公猶豫曰。永將軍殷鑒不遠。不如總班鄂二公於地下。都統莽阿難老將也。掀髯笑曰。將軍休怯。若以阿難獨當殿隊。可保諸君生入玉門。公從其言。莽率本部百人殿於後。有追兵至。輒爲莽敗去。賊畏之。呼曰。修髯將軍。轉戰數十日。賊漸遠。公欲屯營休息。士卒莽曰。我兵惟餘十日糧。而去邊境尙數千里。若使糧盡兵散。強敵追至。何以禦之。因日馳數百里。卒

入內境官兵未損一人。上大喜云。介子耿恭不過如是。封公武毅伯。賞賚無算。復命公佩定西將軍印。勦回部雅將軍（爾哈善）以遲緩致罪。公輕騎直入。至阿克蘇爲賊所困。臨黑水而陣。鄂參贊（實）曾阻公曰。我兵選路生疎。豈可冒險直入。僕敵人夾以攻我。雖欲生還不可得也。公不聽。至是鄂公曰。若聽實言。焉得至此。公慚甚。命勇士數十人各懷羽檄。突出圍。抵阿克蘇二人而已。舒文襄公時屯阿克蘇。立命諸將往救。寶提督（斌）高總兵（天喜）石郡統（三泰）先後往救。皆沒於陣。石爲賊獲。縛諸高竿。命石降。石罵曰。天朝世臣。安肯屈膝醜虜。求旦夕生哉。大罵不絕。賊用礮擊之。鄂公（實）等先衝圍戰死。糧已竭。軍士咸煮鞍革以食。賴富將軍（德）率偏師自小道入。賊不爲備。因衝隊入。殺賊無算。公復率殘兵自內攻之。人各用命。遂解圍振旅而歸。公先後兩遭危困。死生間不容髮。竟得保全。歸膺高爵。非福澤深厚。何以致此。

讀卷大臣不習漢文

乾隆辛巳殿試。將軍兆惠方奏凱歸。高宗隆其遇。特派

讀卷。兆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卽佳。卷兆檢得趙翼卷九圈。遂定第一。先是卷皆彌封。是科以御史奏改先拆封。第一趙翼江南人。第二胡高望浙江人。第三王杰陝西人。因問讀卷大臣曰。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上卽以王爲第一。趙爲第三。越日諭諸臣曰。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陝西則本朝未有。與一狀元不爲過。是時西師凱還。而西人適得元誠佳話也。

阿文勤不修刑部則例之用意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洩公子文成公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開復以爲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爲成例。則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尙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爲司讞者述之。

阿文勤訓子

阿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

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

倚松亭

阿文成少年時。飲於鄂總督某園中。園有古松一株。構亭其下。顏曰倚松。酒半。文成公謂鄂公曰。亭名不佳。松豈可倚者。大風折松。亭亦受其壓矣。可不懼乎。

阿文成之於李副將

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副將李榮吉以爲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蹇。然文成斥其撓衆。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聲。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

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竊謂李副將膽識過人。不阿貴近。其才豈獨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實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己過。震无咎者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師。

阿文成之於岳大將軍

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總督雲南。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岳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屢膺捷伐。平定絕域。爲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於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卽登薦膺故人樂爲用。與將軍(奎)以將校從事。公奇其貌。曰。此將材也。與副將副命攻尅某嶺。卽日克捷。後卒爲名將。如王述庵司寇(和)韓桂齡司寇(封)百菊溪制府(齡)朱白泉觀察(爾府額)皆以微員致顯貴。聞其於軍務倥傯。開帷於幕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持酒旋舞。則次日必有奇策。驅使將士破強。

敵其立功者或獎以數語。或賞以饌果。而其人感激終身。甘與效死。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爲用。薨前數日。自知死期。於誕辰置酒作樂。終日。訓子孫以名節。曰。余從此長訣。不復訓爾等矣。病篤。取所著兵書詩文稿。盡命焚之。曰。無以此誤後人。其廳第湫隘。居然儒素。較萬厦巍然者。薰猶自別。李文靖驢前僅容旋馬。公無愧焉。

阿文成公用兵四則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譁。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爲漂沒。咸詫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爲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吾紿。文成公阿桂。滿州正白旗人。其勦藩官閥。生卒歲月。具載史籍。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會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

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脅隴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

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暝。公忽率千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札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寨。賊望見。卽率驍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南阜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於我。寧得

脫耶。

乾隆辛丑夏撤拉爾回民叛。高宗命阿文成公征之。時文成公視浙江海塘工未畢。高宗命和相往攝篆。和自負其才。每發一議。衆輒沮之。及公至。和出迎。公問其失。機狀和赧然曰。將帥皆傲慢。不爲用。公請試之。公曰。然則斬耳。和復問進兵狀。公笑不答。令諸將次日清晨集轅門。命和坐其側。每呼一將。調撥及屯戍。輒應如響。和甚志憤。公部署畢。問和曰。諸將初不見其慢。尙方劍將誰誅。和卽曰。銜命歸銜。公次骨終身齟齬。堅覺於此。

阿文成之遠慮

乾隆朝回疆奠平。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阿文成言回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木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不過六十年後。終常有變。及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贊大臣武公隆阿。因重進此說。上遂命直督那公馳往密議。始以除夕擒張逆於鐵蓋山。蓋犬羊之性。驟未可以冠帶治之。文成之慮遠矣。

阿文成公相度

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餽公土儀。公取一二物。語使人曰。中朝相公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優賚厚寵。皆出自皇上體卹遠人之意。莫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陪臣汗流浹背。謂人曰。此誠宰相語。公有賜馬。一日脫轡去。圉人入告。公方觀書。曰。覓之。既獲。復命公徐曰。好讀書如故。其度如此。

阿文成立朝之恭慎

公承家教。進止溫恭。起居有常處。每朝先五鼓起。入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諸曹屏息。室內外如無人。召閣部直事官。詢上折記閣本。與歲時應舉掌故。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始入內朝。有奏稿必親閱。無誤字。乃進御。或上釐經直房。侍者下戶簾。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齒。簿過方復坐。又云。公書諾至恭。慎。每署日稿尾。雖遇倉猝。運末筆。如有力千鈞。又云。公管刑部最久。一郎與公議公事不合。公嫌其慙直。而卒予特擢。卽有僇僇而勤政者。公舉任劇郡。及入覲。高宗亦曰。人果不可以貌取也。

阿文成知和珅之奸